责任编辑：李 娟 校对：刘 超 版式：伍连军

6100万留守儿童的那声声号啕 撕裂了母爱与乡愁

2月16日，峰峰不舍母亲离去。

春节开始进入尾声。短暂的热闹过后，乡村开始恢复冷清。父母返城，孩子继续留守，亲情再次被撕裂。2月16日，成都邛崃临济镇瑞林村，小峰追着即将返城务工的母亲，哭喊着“你们不能这样对我”，喊声撕心裂肺。记者正好在场，他用手机定格了画面。这一幕，成为这个新年最揪心的一刻。画面在网上迅速传播。它击中了无数人内心最柔软的部分：被撕裂的母爱，被撕裂的乡愁。次日，记者再访这对分离两伤的母子，还原出6100万农村留守儿童背景下的“成都镜像”……

被定格的乡愁

2月16日，大年初九，成都邛崃临济镇瑞林村。40岁单身妈妈植红玉返城复工，不得不与7岁的儿子峰峰又一次短聚长离。这一母子两伤的离分，浓缩并定格了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现状。

被撕裂的亲情

“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！”峰峰一直试图拽住妈妈，他的声声号啕，甚至嘶吼，不啻于鞭问。

然而这泪水浸泡的呐喊，似乎很难破涕为笑。

被凝望的历史

2月17日，夜深，成都营门口与邛崃瑞林村。记者先后回访了这对已为世人焦点的母子。他们寻常又异乎寻常。他们的生活境遇，让人唏嘘凝噎。

生计艰难的母亲 儿子襁褓时,便成了单亲妈妈

16日晚11时，营门口。出租屋不足十平方米，进门就是左边一张简陋的床，床头是台老旧的14英寸电视，旁边放着一张简易的桌子，桌子上还放着剩饭。屋里到处堆放着报纸和衣服，杂乱而弥漫着霉味。

这里，就是40岁的植红玉在城市的寄身之地，也承载着小峰的城市记忆——那些跟母亲相依为命的欢笑，和城市人不足为道的快乐。

生子

25岁之前，植红玉一直在邛崃平乐的老家务农，农村的生活，单调而清贫。这年，怀着城市梦，她跟人来到成都，经人介绍，成了一名报纸投递员，曾经在多家报社的发行公司辗转。

后来，她认识了男朋友李俊（化名），后来，就怀上了小峰。2008年5月，她跟随李俊到了贵州贵定县待产。地震后不久，小峰降世。满月后，她跟李俊再次回到成都，继续卖报纸。后来，她跟李俊分手。大约在小峰四个月的时候，她又开始送报纸。

一边要完成每天的投递任务，把报纸送到每家每户，另一边，小峰还小，需要照顾。怎么办？好的是，这个时候，小峰已经能坐起，她买来一块布，做成襁褓，把小峰裹起来，把襁褓缠在身上，放在胸前。然后，骑上电瓶车，到分发报纸的地方，领取了自己的报纸，然后再骑上电瓶车，到投递报纸的区域，停了电瓶车，一只手抱着孩子，一只手抱着报纸，爬楼、投送，爬楼、投送，爬楼、投送……日子就这样过着。

养娃

只是小峰越来越重了，这位瘦弱的母亲，觉得爬楼越来越吃力。一岁零四个月的时候，李俊把孩子带走，带了两个月，植红玉觉得不放心，又把小峰接回来。随着订户越来越多，报纸也越来越多了，电瓶车一次拉不完，同事看到她带着孩子，觉得有些心酸，主动帮她把报纸拉到投递区域。

生活在城市，就应该有城里人的样子。2010年6月，小峰两岁生日。这天，植红玉征订报纸回来，特意去了蛋糕店，买了蛋糕，在家里打开盒子，摆上简陋的折叠桌，插上两根蜡烛，蜡烛映红着小峰的脸蛋儿，在黢黑的眸子里闪亮，儿子叫着妈妈，妈妈开心地笑着，然后吹了蜡烛，切了一块蛋糕，喂给儿子……

过了第三个生日，植红玉把小峰送到附近的幼儿园上学。

离别

在这个城市里，母子俩相依为命，除了上幼儿园，孩子不能离开她一步。

偶尔，征订任务不紧张的时候，植红玉带着小峰，去金牛公园，在池子前，拿起小贩的钓竿，带着儿子钓金鱼，金鱼钓起来，两块钱一尾。这时，母子俩觉得城市真好。

很快，小峰到了读小学的年龄。但小峰是非婚生育，连户口都没有，不能上学。植红玉决定把他送回邛崃读书。

去年暑假，植红玉把小峰接到成都。6月间，小峰的生日，植红玉请了些客，在外边撮了一顿火锅，很热闹，小峰也很高兴。暑假里，小峰照旧跟着妈妈送报纸、订报纸，让他留在出租屋里看电视，他不干。早上他睡着了，植红玉送报纸回来，老远就听到屋里号啕大哭，哇哇哇哇地不停，开了门，小峰猛地扑进她怀里，扯着她的衣服……

开学了，小峰又被送回邛崃，植红玉给他买了轮滑鞋，心想孩子有个玩的，不会那么想她。送走那天，她说了好多好话，她承诺过年一定早点回邛崃，早点回去陪他，陪他久些……就是在2016，这个猴年。

这一刻锥心,何止6100万人

我国留守儿童的统计口径、最新数据，目前尚无官方说法，被普遍引用的是全国妇联在2013年发布的有关留守儿童报告中的统计数据：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.6万人。

鹿痴M鹿：作为一个从7岁就开始留守的我来说，这种感觉真的很难受，哪怕已经高三了，每次父母走的时候都还会难过好几天！

阿龟别闹：前几年哭得撕心裂肺，后来站在楼上望他们背影默默哭，再后来躲在被窝流一滴泪，快成年的前几年看得很淡。成年后觉得离开便离开，再见，会努力赚钱赡养你们的，更多的（譬如陪伴和爱之类的）给不了了。现在闲时看心理书籍解决童年留下的心理问题……

古驿子：其实最难过的是父母，我可以放声大哭，却看见爸妈偷偷抹眼泪。

美丽的宿命_42326：多么希望世界上没有留守儿童美妞玫妞：我小时候也是这样，追着大巴车跑，爸妈上车就不敢往后看，怕忍不住。长大后听爸爸说，他和妈妈每次过完年进城，都是在车上哭得稀里哗啦，但是迫于生活，没办法……

温柔地扁我：孩子在孤独中长大，父母在孤独中老去。

孤独留守的儿子 一年之中,只能见到母亲一次

邛崃临济镇瑞林村，沿着乡村公路一直走，一座毫不起眼的两层农家小院便是峰峰的家。

17日晚10时，记者踏进峰峰的家。

此时，峰峰在二楼看电视。阳台没有安窗户，一阵风过来，峰峰不禁打了个冷颤。他黢黑的小手长了冻疮，有皲裂的伤口。

对于前一天发生的事情，峰峰显然不太愿意多说。“我想见妈妈。”他眨巴着眼睛，重复着这句话。随后，头扭向了电视那端。

他最喜欢看的节目是《花千骨》和《熊出没》，常常在电视机前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。他几乎没什么朋友。

班里41个同学，大多数孩子的父母都在镇上。上学的出行方式各不相同，开车来的，坐车来的，走路来的，旁边往往有母亲牵着。峰峰都是一个人乘坐班车上下学。那天，放学后，末班车已经走了，他只好走路回家。一路上，没有人同路，他就这样走啊走，40分钟后，他终于回到家里……这些，远在成都的妈妈并不知道，可他也没有告诉妈妈。

一年之中，他只能见到母亲一次。担心峰峰弄坏新手机，外婆几乎从不让他给母亲打电话；母亲打回家的电话也少得可怜，偶尔外婆让峰峰接电话，他却故意躲到一边。“我什么都不想说。”峰峰的行为让外婆觉得“脾气古怪”。

重聚时，与母亲寸步不离

小峰一直盼望着妈妈。终于过年了，妈妈回来了。小峰一头扑进妈妈怀里。峰峰高兴坏了，他不再出去找小伙伴玩，寸步不离母亲。看电视、吃酒碗，无论干啥，峰峰那几天的话都特别多。母亲早年买给姐姐的电子琴，峰峰也偷偷学了《两只老虎》，趁妈妈回来的时候表演了一番。“儿子真棒！”母亲的夸奖让他美滋滋的。

晚上，母亲抱着峰峰睡在一张用亲戚的旧沙发改造的床上。那几晚，峰峰睡得特别心安。

15日，植红玉去平乐，带着小峰一道去玩，给他买了一只15块钱的手表，被他当成珍宝，“以后上学不得迟到了。”

离开那天 妈妈含泪“逃走”,儿子追了一里路

朋友的顺风车在屋外等候。16日下午3点，植红玉准备出门了。

小峰在一旁，没说话。植红玉拉着儿子：“你在屋里要乖，要听外公外婆的话。”小峰木着，不说话。

植红玉出门，小峰也跟着走出门。车就停在屋前的马路边上，植红玉拉开车门，坐上了车，回过头朝向儿子：“妈妈上班去了哈，你在屋里要乖，暑假妈妈带你上成都来。”说着伸手拉车门。

这时，一直不说话的小峰，突然扑过来，拉妈妈的手，哇哇哭起来。外公植茂林跟外婆谢忠琼赶紧去拉，小峰挣扎着，哭着喊“不要恁个！我要去，我要去！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！”哽咽而凄厉。

小峰最终被老人拉住。植红玉赶紧拉上车门，司机一脚油门逃走。

看到车走远，植茂林跟谢忠琼放开小峰。没想到小峰朝着车的方向，撒腿就跑，一边跑一边喊“我也要去，我也要去。”植茂林赶紧朝路边的人喊：“快帮我拦到！”小峰跑得飞快，跑了一里路，最终被大家拦下来。

整晚小峰都不说话。很晚了，植茂林喊小峰睡觉，小峰不跟外公睡。他跑到之前妈妈呆过的房间里，他要一个人睡。“这样很安静，我可以专心地想妈妈。”峰峰说，他现在特别想给妈妈写一封信，不过担心不能寄到她手里。信里只有一句话：“妈妈，你能回来吗？”

这些话，峰峰从来不跟外公外婆说，也从不跟小伙伴说。他写在纸上，写进作业里。

在揉皱的一张试卷练习上，阅读文章《小布头奇遇记》要求仿写“小布头还可能变成什么？”

横线上是峰峰歪歪扭扭的铅笔字迹——“小布头变成了一辆汽车在公路上跑呀跑，小蚂蚁豆豆和爸爸妈妈一起，坐着汽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，过着美好的生活。”

没有一种童年必须经历分离

邛崃距成都，其实不过百公里。但就是这么一段两小时内车程的距离，却不得不令峰峰过早地承受与母亲分别的泪水，也让其成为中国当前6100万留守儿童中的一分子。短距离都如此，更遑论其他动辄跨区域、省际，分别时间以年计的留守之痛。或许他们现在还无法真正理解或辨别这“无可奈何”的分离的复杂缘由，甚至也会对父母的“狠心”心生抵触，但峰峰们每一声分离时的哭嚎与那希冀的眼神，已经无法让人真正转过身去。

父母在外谋生，孩子在农村留守。这早已成为这个流动时代的另一种“乡愁”。我们尚且不知道，这样的留守经历会如何影响峰峰的人生轨迹，长大后他又会以怎样的心态来看待这种过早的分离？而当这样的留守童年的泪水与苦楚乘以6100万，在若干年后又将“回馈”给社会怎样的重量？或许还没有人能够给出具体的答案，但这终将为所有人所不得不直面。

漂泊与留守的原因很多，具体到每个家庭自身的原因、生活的艰难，子女随迁的种种有形或无形的门槛与阻力。但不管是哪种“苦衷”与“身不由己”，这些以亿计人口离别、团聚中的喜怒哀乐与不确定的命运，其实都深嵌于当前仍处于转型期城乡二元社会的黑白底色之中。

或许也正因为如此，就在2月14日，国务院发布《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》，明确提出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，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，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，也是家庭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。

没有一种童年必须经历分离；也没有人会在像峰峰发出的哀嚎声中仍选择无动于衷。但仅仅有情绪的感动与感染，依然只能是无济于事。所以，峰峰那一声，“你们不能这样对我”的责备或说乞求，其实是为更多和他一样的留守儿童所说的，也更应该让更多的人所听到，并被更多、更大、更积极的声音更快地回应。

据新华网